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  
研究所周刊  
全編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周刊全編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第三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全編 /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13 - 4015 - 6

I. ①國… II. ①國 III. ①語言學史—叢刊—中國—民國 IV. ①H0 - 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85105 號

責任編輯: 于春媚

ISBN 978-7-5013-4015-6



書名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全編(全八冊)

著者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325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015 - 6

定價 4500.00 圓

## 第三冊目錄

### 第三十七期

目錄	1
堯舜禪讓問題 蔣應榮	3
周召二南與文王之化 陳槃	17
校補陽春白雪提要弁言校例 任二北	28
學術通訊	
辛樹幟—傅斯年	34
衛聚賢—余永梁	37
學術消息	38

### 第三十八期

目錄	41
禹貢考 衛聚賢	43
古巴略述 梁達中	61
小隱餘音跋 任二北	73
西漢黃腸木刻考 汪宗衍	75

### 第三十九期

目錄	79
商民族的氏族社會(上) 程憬	81
韶州調查日記 容肇祖	93
研究詞樂之意見 任二北	100
古史研究自序 衛聚賢	105
清儒學術討論集序 陳柱尊	107

### 學術通訊

溫祥發—容肇祖	109
何定生—余永梁	109

### 第四十期

目錄	113
----	-----

商民族的氏族社會(中) 程憬	115
偽古文尚書之論語化 鄭澤	127
廣東古昔的風俗 清水	133
學術通訊	
何定生—顧頡剛	141
第四十一期	
目錄	147
雙聲疊韻說 羅常培	149
說文讀若字研究 劉秀生	160
班婕妤怨歌行辨證 古直	161
廣陽雜記中之鄭成功事蹟 梁麐	165
台灣鄭氏大事年表 周勝皋	173
學術界通訊	
馮貞群—馬太玄	175
第四十二期	
目錄	179
商民族的氏族社會(下) 程憬	181
猺山調查 辛樹幟 石聲漢	195
釋良 顧廷龍	205
釋克 顧廷龍	206
學術通訊	
何定生—顧頡剛	207
第四十三期	
目錄	211
九章的真偽談 方書林	213
對於太康失位的懷疑 蔣應榮	234
建德入海考 黃仲琴	239
學術通信	
方書林—顧頡剛	240
第四十四、四十五期合刊	
目錄	247

漢字起源考 丁山	249
寧波市新出土甌石考 馮貞群	274
貴州民族概略 安健	280
告緡錢 蔣應榮	282
外人對於中國著作目錄一覽 李貫英	287
安南通信 容肇祖 楊成志	294
第四十六、四十七期合刊( 瑤山調查專號)	
目錄	303
瑤山兩月視察記 任國榮	311
瑤歌 石聲漢	344
採集瑤山風俗物品目錄 黃季莊	434
跋語 顧頡剛	437
第四十八期	
目錄	445
模製考工記車制記 羅庸	449
調查龍泉青瓷報告 陳萬里	454
外國人關於中國著作目錄一覽 李貫英	460
學術通訊	
姚存吾—羅庸	465
清水—顧頡剛	467
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期合刊( 專號)	
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 何定生	475
學術通訊	
何定生—顧頡剛	674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週刊

第四集 第三十七期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

目 錄

堯舜禪讓問題.....	蔣應榮
周召二南與文王之化.....	陳 榮
校補陽春白雪提要弁言校例.....	任二北
學術通訊	
學術消息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民俗第十三十四期合刊目錄

野人的生與死	崔載陽
金蠶鬼的傳說	葉國慶
民俗學上名詞的解釋	楊成志
池田大伍的「支那童話集」	鍾敬文
潮州求雨的風俗	程雲祥
民間神話(續)	黃詔年
山歌原始傳說及其他	愚民
呂蒙正和程顥的故事	劉萬端
瓊崖戀歌(二續)	放人
關於啖檳榔風俗之二	清水
通訊	周作人

## 本校圖書館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中國現代圖書館教育述畧	金敏甫
清代著述攷	{ 顧頡剛 馬太玄
新編南詞定律	馬太玄
西文新書目錄	
寄贈圖書志謝	



# 堯舜禪讓問題

蔣 應 榮

堯舜禪讓的故事，是中國歷史上一段美談，也簡直可以說是世界史上一段美談。一說起堯舜來，人都仰慕的不得了，以為至聖至德，絕無僅有，在大類歷史上，他們就算是第一等模範人了，看史記帝紀說：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貴而不驕，富而不舒。（出於大戴記，但大戴記是偽造。）

尚書堯典云：帝堯曰放勳，欽命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記述舜云：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過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

舜年二十以孝聞……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由這幾段讚頌詞看來，堯舜的聖德，真似天神一樣，堯舜的時代真是世界史上一箇黃金的時代了；謨耳的烏託邦，和柏拉圖的理想國家，也不過如是吧！沒想到在中國上古時代，竟有這種理想的世界實現出來，假若是真！豈非中國之榮，民族之光？

但人是具有七情六慾的，怎能做到堯舜這樣天神呢？無怪乎堯舜之前，無堯舜，堯舜之後，也無堯舜了。所以稱美堯舜越是過火，越容易啓人的疑心；由疑心而去研究，由研究而得到真相，終究堯舜的真面目，瞞不住了，被人看破了。

原來凡稱美堯舜的歷史，都是儒家一手包辦。當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時局，非常的混亂；爭城奪邑，打箇不休，那地盤和權利的思想，比中國現在的軍閥，有加無減。儒家想法子拯救，乃竭力鼓吹堯舜禪讓的美德，以為挽救頹風，解決糾紛的

張本。白虎通五經篇說的清楚，他說：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儀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末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返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鹽鐵論大論篇也說：

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南西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

儒家既是「託古改制」，所以對於堯舜的人格，不得不盡力虛美之，讚揚之。於是對堯舜的故事，你造一段，我造一段，越造越多，越多越假，結果堯舜歷史的真相，完全不見了。然而歷史一物，不是一人或一派可以包辦的。當時的學派，儒家以外，還有很多。儒家造的歷史，別家未必承認；儒家唱的主義，他派未必贊同；荀子解蔽編說：「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正是如此。因學派主義分歧的結果，而歷史的真相反得保存一部分；這是中國歷史之幸，也是學派自由競爭的好處。所以儒家宣傳的堯舜，我們不能置信，也不應該置信。須從儒家的對方——諸子——學說中，找些材料，來比對一下，他的真像，才能得到幾分哩。我們現在先綜合儒家諸說，如下：

帝在位七十載，以子丹朱 訟不可授，乃詢四岳，求遜位，四岳羣臣咸舉舜；帝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執婦道，九男益篤。帝以舜爲賢，乃命以位。……舜舉用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命八元，布五教於四方。於是五典克從；而無違教，百揆時叙。……時有不才子，曰渾沌，曰窮奇，曰檮杌，曰饕餮者，天下謂之四凶，舜投諸四裔；於是四門穆穆，而無凶人。……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績，而言可績三年矣，汝登帝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遜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河南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舜命禹宅百揆；……舜之子商均不肖，於是命禹攝位，禹讓於舉陶，帝曰：惟汝諧。……舜年

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天子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服。以上這些記載是取材於(1)堯典，(2)大戴記，(3)國語，(4)孟子，(5)左傳，(6)傳聞。然而堯典一篇是偽造，已成公論，康有爲甚至說是素王所作，(見孔子改制考)即非若康先生說的那樣早，至少也是戰國時或秦漢間的出品，絕不是堯舜時直接傳下來的東西，更非崔東壁所謂夔龍之徒所作的典策了。至於大戴禮是漢儒所作，或是戰國後的作品。其餘如國語，孟子，左傳等書，更不用說，都是儒家所專著的教科書，其滿帶着「假託精神」，那是自然的情勢，不足爲怪。

儒家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捏造事實，謠惑後人。看他們對於堯舜禹禪讓的史事，凡所以虛美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就使在情理上講不通的史蹟，也悍然不顧的順口胡纂，盡情虛構，致使我們中國的上古史，真假難辨，無法整理，這真是儒家之過。

但一手遮天，是終究遮不住的，儒家雖然竭力虛飾假造，結果還不能改換中國當時民衆全部的思想。就是他們自己所薰炙的門生弟子如萬章咸丘蒙之徒，也不敢相信，紛紛起而問難，致使孟子窘於應付，(見孟子)何況其他學派？所以假託者祇管假託，反對的還是反對，大家分道揚標，自行其是；因此儒家的虛情矯飾，終於敗露；而古代的信史，却賴此保存一部，否則還堪設想嗎？我們先把關於堯舜禹和儒家相反的記載，節錄於後，以供尋味：

韓非子說疑云：

古之所謂聖君賢主者，……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而求其利也。彼曰：何以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

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難三篇云：

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

這兩段是說堯御下無術，致爲舜所僞，舜禹湯武都是聚衆逞兇的亂黨，僞君叛上的暴徒，有什麼聖賢可言！我們再看：

韓非忠孝篇云：

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主。

這一段的大意，不但沒有絲毫禪讓的痕跡，而居然有了「弑君」「曲父」的話頭，這是與儒家的宣傳相反之點。再說「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的話，與堯典中的「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勳位。舜讓於德，弗嗣，……受終於文祖。」的話，差不多完全矛盾。更拿「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兩句話與韓非本篇參對一下，便覺得有「堯被廢黜，舜是篡奪，」的事實；史記正義並指堯成爲堯被囚之處如此說來，是堯被黜後二十八年裏，竟不見天日的，蹙蹙纒纒死了。但儒家宣傳說此時舜是攝行天子之政，否認篡竊的說法，我們暫且不辯，先看：

汲冢書鈔說：

堯德衰，爲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參看史記五帝紀正義）

汲冢瑣語云：

舜放堯於平陽。

讀此片言隻語，中心爲之大快；而縈腦之惑，立刻解除了不少。崇信禪讓說的儒家，對此真無法以自解，遂不得不斥爲邪說，並以「無法非聖」來污纏古今學者；殊不知，那才知秀拔的士子，既不甘屈服，又不受牢籠，對於那些不合情理及講不通的

假史事，該抨擊的總是抨擊，該致疑的還是致疑；絕不肯跟着上當的羣衆盲信；我們看一千多年以前的劉知幾，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代表，他在他的史通疑古篇說：

觀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立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按舜之放堯，無事別說，足驗其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猶晉之殺元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

劉知幾不獨對堯舜的事，發揮盡致；就是對於所謂「聖王」湯文武三人的史跡，也深致不滿，盡量的剔摘。他生在儒家積重的勢力之下，獨能排除衆議，推求真理，放膽攻擊「堯舜禪讓」事蹟的不近情理，我們一則見他的眼光銳利，一則服他的勇敢憤慨。此事我們暫且不提，再接着把禹王的事研索一下。

韓非說右下云：

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

這段說禹讓位與益，是假意應酬，不是真心。益以實力不足，又被啓黨攻奪了。按史記「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的話，完全不符；所以韓非的記載，未嘗不是信史，因爲汲冢竹書紀年也說

益干啓位，啓殺之。

又說：

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啓所誅。

準此：韓子和汲冢的記載既然相合，史記的事實，不攻自破了。太史公上了儒家的大當，摭拾他們粉飾遮掩的偽史料，編纂成書，又騙了不知道幾千萬人，因是中國的古史，益致紊亂，不可整理。

儒家既要託古改制，就硬抬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來做他們的傀儡，稱之曰古聖王

，曰古賢王；那就是他們理想中的「標準之王」，換句話說，就是王的標準，他希望當時的國君，都能本着標準之王去作。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孔子又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吾其爲東周乎！』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諸如此類的話，非常之多，足見孔孟二人把他們的標準之王地人格講的太高；其門徒亦本此旨，極力譽揚之，稱美之，譽來譽去，譽的簡直不成人樣子了。孟子時，還說堯舜與人同，到了秦漢間大戴禮一出，堯舜的人格，幾與天神相等。你看大戴記說：

其人如天，其智如神；望之如日，就之如雲。又說：其言不二，其德不回。又說：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說堯）

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其言不惑，其德不回。（說舜）

你看儒家時對於他們的偶像，——堯舜——誇的還成人嗎？到後來，稱讚堯舜的人，又妙想天開，更進一層就連堯舜之民，也一齊頌揚起來；看陸賈新語說：

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這種說法，簡直說：「堯舜的事，物及人，是無一不精，無一不美的了。」好事的漢儒，更造出許多符籙祥瑞的故事來，（緯書的來源）例如：朱草嘉禾啊，日月合璧啊，五星聯珠啊，龍馬吐圖啊，黑龜負書啊，黃龍負圖啊，種種讖緯的事件，不一而足，殊不知這正是好雄攘竊帝位，哄騙小百姓慣用的把戲。既稱美堯舜爲「至聖至德」，又說：「天與之，人與之」的賢王，怎又加上這個花樣，和如此荒誕不經的笑話？難道儒家就不怕玷辱他們那日日頌揚的標準之王，——聖賢之王嗎？這總算是儒家自己家庭的笑話。他們所以鬧這笑話的原因，就是因爲他們祇知道推崇堯舜的人格，以爲愈高愈妙，結果把堯舜舉到天上去了。同時却忘記了他們還是人，無論如何，總不能跳到人的範圍以外，和尋常情理以外，做一個超凡的，帶肉體的仙子。因此儒家在堯舜的人格地宣傳上，不祇鬧出了許多笑話，而且處處發生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而已。我們現在且把儒家所謂聖賢之王，——堯舜的人格舊說，打破；然後再把各書中關於堯舜矛盾的記載，一一指出，以供研究；

記史說：

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年二十以孝聞。（堯的事前已述過不贅）  
儒家認堯舜具有完全的人格，可以做一切人君或百姓的模範；又認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孝悌的人；講孝悌忠信的人，總要拿舜作首領了。儒家這樣宣傳着，人民也這樣信服着，四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那知道我們在歷史上所信的第一個孝子，却也是第一個逆子呢？請看：

韓非忠孝篇說：

瞽叟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

莊子盜跖篇說：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湯放桀，武王伐紂，……王季為適，周公殺兄。

孟子萬章句上說：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慙父母，是以不告也。

封象的話是孟子假造的，由「或曰放焉」一語作反證，更令我們信放象的事是真。莊子盜跖篇因為他痛罵孔子的原故，大都說他是偽作，至於他是否為偽，鄙人學術膚淺，不敢武斷；且非本文範圍，姑且不論。就說這篇是偽，而本文所引的這幾句話，可以斷定他非偽。因為他的記載，與韓非萬章不約而同，足證不是虛構，不是杜撰，也可直然的武斷說，他是正正當當的信史了。本此殘片的信史，可以判定堯舜有以下的大罪案：

- |                |     |
|----------------|-----|
| （一）堯是殺子的兇犯。    | 不慈。 |
| （二）舜流放他的爸爸是忤逆。 | 不孝。 |
| （三）舜是殺弟的罪人。    | 不悌。 |

- |               |       |
|---------------|-------|
| (四)舜曾流逐弟象。    | 不悌。   |
| (五)強奪堯女和帝位。   | 不義。   |
| (六)舜不告而娶，瞞哄父母 | 不孝不誠。 |

由此看來，堯是不慈；舜是不孝，不悌，不義。不慈，不孝，不悌，不義的人，還有什麼人格？以人格破產的堯舜，怎能夠以天下為公，擇賢讓能，而造成「禪讓之局」？

堯舜的人格既已打破，我們再把儒家宣傳的矛盾處，逐一指出以證其謬。

1. 堯典說：『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又說：『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如果說經過一番流放竄殛的大舉以後，而天下才服，正可證明前邊所說的『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協和萬邦，』的話，是虛，是靠不住。

2. 堯典前邊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後邊又說：『胤子朱啓明，帝曰：噓！嚚訟，可乎？』他自己的兒子丹朱，尚不能受他的感化，嚚訟無比，又遑論九族？那末，克明俊德的讚詞，還有什麼根據？

3. 儒家一面說：『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而一面又說：『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堯舜的人民既然「可比屋而封」，何以自己的家庭，倒那樣糟糕呢？

4. 儒家一面鼓吹舜的為人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一面又說舜父母兄弟那樣不好；何以舜能感化外人，而不能感化自己的家人呢？崔東壁也說：那未免說感外人太易。感父母太難了。（東壁遺書）

5. 孟子一面稱舜為大孝，他說：『不得乎親，不得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一面又贊成他的不告而娶，倘若舜是真孝，他必不因娶婦而違逆他的父母。就是現在的平常小百姓，也恐怕不屑於幹偷娶妻而得罪父母的事，何況「二十以孝聞於四海」的舜？所以由此又發見不告而娶一事，或是真事，「二十以孝聞」是儒家造謠，孟子也明知這事，與他的「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的原則相背，難於置答萬章，遂又造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及『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也。』的倫理觀念；否則這個矛盾點，却無法解決。

6. 堯典和史記述堯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克明俊德。』又說：『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而偏偏又說：『堯有四兇而不能去，有八元八愷而不能用。』的話來。何其前後刺謬，以至如此耶？韓非子難一篇說的好：『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妄儒祇知奉場，而不顧彼此的矛盾，以致弄出笑話，真不值一駁。

似以上的矛盾點，還有很多，茲為節省篇幅計，姑從略。總而言之，儒家為假託堯舜而造出的史蹟，像這樣蕪穢雜亂，悞謬百端的情形，除非愚弄知識淺薄的讀者，頭腦略清醒些的人，恐怕無人上鉤，無人置信。我們老老實實的說罷，除非儒者再把古史改造一下，我們不能遽然上當，盲目似的信那無聊的禪讓故事。因為與其信那藏污納垢的史料，（顧頡剛先生語）還不如信錢玄同先生的話，他說：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為快呢。（古史辨）

我以為人類有權利的思想，是出於天性，在人性之中是永遠排除不開的。呂氏春秋情欲篇云：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之與桀紂同。這權利思想根於天性一說，就是遠在戰國末期時代的儒者，也不能不承認的。以是古今的哲人為要保持社會的安全起見，不得不鼓吹行為上應守的規律，以制止這權利思想的發達；這是道德論的起源，屬於哲學問題，暫且不談。我們若打開世界史一看，大概時代越古而血戰越多；這是理性尚未發達的原故，並不奇怪。所以無論那一國那一族的上古史裏，「殺人鬥毆」的事跡，都是很盛。因為古代文字缺乏，故戰事的記載以致絕少。然而我們可以斷定必是很多，這也是歷史的過程裏應有的條件。呂氏春秋蕩兵篇說的最好，他說：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與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